



那 一 方 世 界

唐冬眉主编



994179

I267
<629>

放鹤亭丛书 ● 散文专集

那一方世界

唐冬眉 主编



南京出版社



22248290

那一方世界

唐冬眉 主编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丰县经济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8 字数: 146 千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60-306-5 / I·78

定价: 3.25 元

责任编辑: 杨青

序

田秉锬

七月流火。朋友来访，留下唐冬眉的便笺，那是函邀我为她主编的放鹤亭散文集《那一方世界》作序的。

“随便写吧，”她说。绝对的自由，也便绝对的困惑。一时间，我真惶然于交衡，而不知迷羊所在。

“放鹤”的魅力得之于鹤、得之于亭、抑或得之于放鹤人？说不清。就我自己来讲，为“放鹤亭”副刊作文是近两年的事。清闲有暇，又难以清静无为，故不甘寂寞，时弄笔墨。居然刊用，也便得了鼓励。注意比肩而发的文字，多数都是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对自己那一方世界耕耘的收获。无谤大局，无伤大雅，而又无媚于世，无欺于人。所以，借此我神交了不少文友。而主持这个版面的唐冬眉女士，则是先读了她的一篇很忠诚的纪实文字，后因面谈稿件才熟悉的。当她着手将刊于“放鹤亭”副刊上的诗、散文各各荟萃成书的时候，我感受了专注的责任心与对文学的超越新闻身份的衷情。

《那一方世界》是很多文学朋友共同垦植的，绿荫冉冉，七彩纷纷，曲径吟歌吐纳着希望、失

望，柳岸池塘辉映着晴日、雨云。这是一份礼物。是作者们献给读者的，是主编者回赠作者的，是徐州日报社献给徐州文化事业的。

“放鹤亭”副刊的号召力、凝聚力都还是有限的。但它的精神，即“飞”的精神，却颇激人上进。

这是一本散文合集。一方一方的彩色莹石，合成这万花夺目的人生镜鉴。我希望它能照见你，照见他，照见我，照见我们共有的苍天与厚土，照见我们血脉与心机。

1990.7.29

目 录

拜年	山 路 (1)
招魂	山 路 (5)
听戏	赵本夫 (9)
牵牛花依然在开放	孔 慧 (13)
平地一声雷	孔 慧 (16)
普陀品沙	邓星雨 (18)
陕北冬旅	张 郁 (21)
陕北行脚	张 郁 (26)
亮晶晶的童心	张俊以 (29)
给你一份温馨	陈 了 (32)
契	陈 了 (35)
不悔的光阴	陈 了 (37)
黄昏时的风景	冬 笛 (40)
童年风景里	盛文秀 (43)
绿色的黄昏	盛文秀 (46)
沉默的展示	盛文秀 (49)
我等你	陈广德 (51)
在那些年里	陈广德 (52)
敲门二章	陈广德 (54)

变调	张国志	(56)
榆钱	刘山民	(59)
童年的高粱地	刘山民	(62)
给你	付 荔	(67)
爱情	周沛生	(69)
听雨	周沛生	(71)
土地的馈赠	周沛生	(73)
想起远方	唐和耀	(75)
妈妈下班接杉杉	三 山	(78)
过去的故事	三 山	(81)
往事如烟	王 斌	(84)
船过石宝寨	姜晓明	(86)
二十岁的生日	狄邦婷	(91)
鸡鸣	吕继明	(93)
临行，抓一把故土	吕继明	(95)
那一方世界	周 勤	(98)
缄默的爱	周 勤	(101)
热线电话	王 建	(104)
梅雨	王 建	(106)
永远的遗憾	冬 眉	(109)
请为我珍重	冬 眉	(113)
搭便车	冬 眉	(116)
在隆冬	吴允峰	(119)
乡野风景线	钱玉章	(122)
名字的故事	赵彭城	(125)
尼阿妈的奶茶	赵彭城	(128)

初为人母	刘玉霞	(132)
又闻鸡鸣	丁 可	(134)
想起乌鸦	丁 可	(136)
怀念乡风	丁 可	(139)
船	许宝玉	(141)
我的路	薛友津	(142)
至爱无言	王天琦	(145)
独处	王天琦	(147)
十三岁的情怀	肖 慧	(149)
永远的爱	郁 舟	(151)
暖雪	郁 舟	(153)
有一棵树	郁 舟	(155)
唐马	程乐坤	(157)
海	汪 桦	(161)
笛音袅袅	沈 平	(164)
彭城楚风	张 清	(166)
面向南风	张 清	(169)
长命绳	徐 亚	(171)
我们，这样爱过	樊 锐	(173)
雨中	靳 敏	(175)
暮色苍茫里	吴广川	(177)
棋友之谈	吴广川	(180)
多梦的时节	于新兰	(182)
灿烂的晚年	于新兰	(185)
学费	周颖超	(187)
西柏坡抒怀	百 愚	(192)

成家	华 玲	(195)
快活的回忆	尹葆华	(197)
柳之情	于冠礼	(199)
远去的鼓声	殷召辉	(203)
最末一班车	阎 峰	(206)
村长的儿子	殷德新	(209)
汉画像石	高 辉	(212)
在冬季之前	陈 琪	(213)
秋天的回忆	祁炳钧	(215)
高高的井字架	祁炳钧	(218)
感觉	祁炳钧	(221)
紫珠花	徐 颖	(224)
迷人的阳光	盛利民	(227)
岔道儿	姚焕章	(229)
爷爷的故事	姚焕章	(233)
瓜菜代	耿家强	(236)
西北道情	范继玲	(239)
放飞的白鸽	巩乃斯	(243)
终于没有打那个电话	宝宝 山山	(246)

拜年

山路

儿时，家颇贫。每当空气中弥漫葱、姜、茴香、粉丝、萝卜、猪肉、酱油诸料混合的饺子馅的香味，我便感到“年”已迫近。虎头帽子、猫脸儿鞋、印花布的兜肚上缀着小口袋，腾空了专门容纳大人们恩赐的压岁钱。钱是铜质的，上面镌着狗尾巴圈儿似的文字。两枚以上在口袋里打架，即可奏出叮冬有致的乐章。于是，小伙伴在晒场上跑野马、摇头摆尾，炫耀这瞬间的富有！虽然母亲叮咛不忙花，留到正月十五买灯笼、蜡烛，但只要我们钻入小镇十字街的人流，香糖、瓜子便和铜钱调换了位置。

大人并不认真清点我们的小金库。太忙，忙着给长辈拜年，忙着接受晚辈的拜年。农家拜年，一脸厚道与真诚：“大叔、大婶子，给二老拜年了！”一队高的矮的跨过栏门槛，涌进院里。打头的刚下跪，父亲、母亲便迎上去：“年跑远了，下年再拜吧！”于是，让着吃烟、花生、麻糖、麻叶。过年三

天富，谁家缺这些？当然只是虚让一阵而已。

清早，男人们拜年。早饭后，女将们才披挂上阵，携儿抱女，红红绿绿，推推搡搡，嘻嘻哈哈。母亲说：“腊月的草棒儿有神明，过年可不许骂人、格架！”我唯命是从。倒不是怕母亲，我真在一片虔诚互祝的融乐中，感受了某种庄严。神，在哪儿？长大后，我一直没学会谀夸他人。可“不骂人”却恪守半生。黄土地上的坟头一个连一个，哪一个骂死的呢！我可不愿为这无用之举劳神！

拜年，一般是先同姓，再异姓；先长辈，再平辈；晚辈，大抵只有磕头的份儿。一上午随母亲周游列国，吃糖很多，磕头很少。大娘婶子看跟着个胖小子，憨态可掬，总逗：“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毛毛，长大娶不娶花媳妇？”娘第一，媳妇算老几？头摇得象货郎鼓。于是，女性们一阵开怀大笑，恰似佘太君得胜还朝！拜年的最后一站，是侉大娘家。年轻时，她坐着独轮小洪车从山东被人推来，当小洪车推着两口袋高粱凯旋北上时，她成了家西陈大爷的媳妇。泥墙小院，三间茅舍，两棵脱尽绿装的枣树在寒冷中相对无言。到我们拜年的那个热闹年，陈大爷已被东洋人的流弹“误杀”数年，而侉大娘只守着个哑巴儿子吃斋念佛。哑巴年近二十，猴精猴精，好追着穿花衣裳的闺女媳妇比天划地。闺女家颇有夷夏之防，而小媳妇们曾经沧海，总膺着脸儿和他比划。最常见的一个手语是两手靠拢，并伸大姆指，再往耳边一侧，

头一歪。哑巴红着脸，摇手退却。侉大娘总也念念：“人行善事，莫问前程，人要行善啊！”直到很迟，我才知道这手语并不规范化，但约定俗成，比划双方自可心有灵犀的。在长辈里，有一家母亲不带我去拜，那便是韩姑娘家。

韩姑娘四十左右，清瘦，眼里一汪水。伴着老娘清冷度日。听长辈闲话，她有过男人，吸大烟上瘾死了，从那不再改嫁。娘儿俩，不农不商，家里便设起了赌局。两间草房，经常是男子汉的天下。因为是近邻，当父辈感到口袋里的几个小钱太沉重时，便悄悄混进去碰运气。母亲、婶母便暗骂韩姑娘是“婊子老婆”、“养汉精”，不准我们踏入她家门槛，好像里面真有妖精。

长我一辈，何况又吃过人家的糖，不给拜年，心里老是惴惴的。黄昏，我溜出家去，准备作最后一次秘密出访与朝拜。韩姑娘家的门窗寂寂。小院，出奇的荒漠冷落。北风乍起，印花的香烟盒纸上下飞舞，翩若蝴蝶然。我不敢喊门，也不敢敲门，头发梢儿发直。三尺青天上，空空一声无奈的叹息。时间停住了，我的心跳也像停住，周遭是低垂的夜幕，将天地间一切活物彼此隔开，又经沧海桑田！芝麻开门吧！门无言洞开，灯烛煌煌中，我恍然看到两个盛装的女人在一片珠光宝气中寂坐，比我想象的瑶池仙境还要富丽、辉煌、神秘。我屈膝跪下，在门槛上磕了一个响头，待再举目，一切全变了——昏昏的灯光，凄凄的目光，哀哀的一声

惊叹：“乖乖，不拜年了，年跑远了，姑姑这儿有糖。”我悚然转身，向黑暗跑去……

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又没过去！

冬日的风掠过林梢，在月夜，在星夜，遥传到我枕上一声呼唤：“乖乖，不拜年了，年跑远了……”

招魂

山路

如何不情愿地磨蹭了二里路，如何战兢兢绕过爷爷奶奶的坟头，全忘却了。记忆的焦点上，一个花夹袄小女孩领着一个比她还渺小的男孩在那苍黄的秋色里摘豆角。豆角缘地边点种，秧儿伏地伸展，宛若游龙。豆角尺余长，青色而红斑，名谓“五爪龙”的。没摘半篮，小男孩的魂儿已被豆棵深处蟋蟀的吟歌迷醉。猫着腰，拨开黄叶，作捕击状。吟歌寂然了。屏息而立，歌声就在脚下啊！慢慢地、轻轻地，将腰弯下，闪电般一捂：手里只是一把黄叶！恼了，小男孩脚手并用，向将熟的黄豆发威：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蟋蟀在不近不远处作嘲讽性吟歌！

姐姐终于行使领导权了。徒劳的猎获停下来。地，好长好长；天，好高好高。几只乌鸦，扑扑地掠过青天，留下一丝寂寥。突然，寂静被一阵惊诧打破，一种粗犷、苍凉、蛮荒的喊，像沉雷在低空滚来，从东边小村：

“新嫂子，家来——来喽！”

“新嫂子，家来——来喽！”

有人上吊啦，快走！姐弟俩，一前一后，在黄豆棵、棉花棵里夺路。秋风中，两片无力的黄叶。呼声时高时低，时紧时松，伴着扫帚把击打簸箕的声音，紧紧追来；如鬼，如风，如蛇。虚汗在背上爬，双脚如踏棉絮。再上一个斜坡，即是小镇的土城墙了！回望小村，一处房脊上，立着几个汉子，徒作沙哑的嘶喊……土城上一字儿排开很多人，面向北方，默然远望，默然祈祷，为一个不相识的女性！

上吊的这位“新嫂子”姓啥叫啥，我一直不知。她的魂，回来还走了，我一直不知。只是，后来断续听到一些传言：“新媳妇上井沿打水，碰上吊死鬼了！”“新房里往日吊死过人，新媳妇正在做针线，抬头一看，梁头上坐着个花鞋绿裤腿的女人！”“听说，公公是扒灰老头！”传言有因，查无实据，终于寂然。

但是，母亲却添了一桩心事。知道我们姐弟被叫魂吓回家，她总担心一对小儿女掉落了头魂。放下针线，一手拉一个，缘原路寻觅，一直找到我大战蟋蟀的那一方寸土地。与姐姐相向而立，母亲半蹲，以手触地，自下而上轻轻掠过我们的衣裤，最后，温厚的手掌拊在我们头顶。随着这嘘拟的灵魂的拾掇，母亲以近乎耳语的声调呼曰：“乖孩子魂上身喽！乖孩子魂家来喽！”拊一次，喊一次，喊一

次，拊一次，那声音愈来愈轻，愈来愈远。我的眼角有些发涩，渐觉朦胧，像有一股浮力，将我绵绵的、柔柔的托起，上升，再上升，直到那一片白云上。我往下看，秋野如锦，道路如丝，行人如蚁……那虔诚呼唤的，不是我的亲娘吗？娘累了，娘疼我，不能让她再喊儿子了！我悚然睁开眼，母亲眼角，挂着晃晃珠光。

听母亲的告诫，从那次招魂起，不论听何方叫魂，我都不跑——魂附人气，你跑得快，它追的也快！当然，我从未被追上过。但是，有一次我还是跑了。那是听到姑母寻短见的消息之后。

姑母住故黄河边的小村里，家境小康。祖父母去世早，她回娘家日稀。在田姓家族，她脸长得最白，腮边还有一丝红晖。后来才听母亲说，那是得了痼病的体征。虽然与兄嫂相处还亲，但姑母总向我们哼起哀惋的嫁女之歌：“骡马车，刮达达，摇摇鞭，到娘家。爹出来，笑哈哈，娘出来，抱娃娃。哥出来，瞅一瞅，嫂出来，扭一扭。不用瞅，不用扭，不吃你家饭，不喝你家酒，当天来，当天走。有爹娘，我还来，爹娘死，断往来……”

一天黄昏，我放学回家，母亲说：“姑母老了！”四十几岁，怎能算老？姐姐解释，我才知姑母悬梁自尽。为啥呢？为病。她总心疼看病花钱太多，连累儿孙。上吊，她没在房内，说小孩看着屋梁害怕；找了个柴垛，打上绳结……

父亲、叔父、哥哥已先行赶去烧纸，怕误我读

书，不让我去。我不领情，冲出家门，冲出小镇。眼前，一片墨染，星光下，野地里时有黑影幢幢。姑母在哪里呢？还能给我唱支哀惋的歌吗？再哀惋我也愿听！